

【戡郊】慰平生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015827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015827>.

Rating:	Not Rated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杨戡/殷郊
Character:	杨戡, 殷郊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9-11 Words: 13,221 Chapters: 1/1

【戡郊】慰平生

by [Raingeneratefish](#)

Summary

- * 《哑春秋》的IF线番外
- * 就，一个想写养成结果写歪了的故事（？

「再世相逢，足慰平生。」

殷郊未上昆仑之时，便听说过二郎真君。

养父晚年热衷寻仙问道，常带他去观中斋醮。风雪漫天，白发如絮的老人按住他肩膀，让他在三清像前下拜。

青词在香炉里闷闷烧着，烟气都仿佛寂寞了起来。

他偷眼去看满殿金身彩绘的神仙，目光落定在那黄袍银甲的神像之上。

面如白玉，眸似晨星。额间法目，照彻红尘。

他替养父在青藤纸上誊抄仙人祀号——二郎显圣真君。养父乃是致仕的翰林学士，握着手教他用赵孟頫笔意写真君的名字，一笔一划，写出圆融臻丽的两个字——“杨戡”。

那次斋醮之后，殷翰林一病不起。

他亲生的儿子们在外间为这一处小小宅院和家乡几亩荒园吵翻了天，殷郊在内宅守着老人，给他看自己新画的梅花。

他摸了摸殷郊的头，艰难道：“我收你为子之时，曾与一仙人有约。我死之后，他会接你上昆仑。你同他去，……天高海阔，不必留恋尘俗。”咳了一阵，复又道：“昆仑……山高风冷……郊儿，穿我的鹤氅去吧。”

殷郊握住他枯瘦的手，在床前磕了三个响头。

他终于还是没能带走那件鹤氅。养父死后，他连守灵资格都没有，只在停棺的庙外站了一宿。

羽冠博带的仙人蹁风而来，沐浴星光长身而立，问他：“愿随我上昆仑么？”

殷郊敛衽下拜，行礼如仪，未曾看见仙人眼中叹息般神色。

“我乃元始天尊座下玉虚宫掌教广成子，”仙人将他扶起，眼前初初长成的少年一身如雪缟素，前尘往事历历在目，“从今而后，你……便唤我一声师父吧。”

殷郊垂手，漆黑的眸子几乎藏不住悲伤：“郊儿丧服未除，不敢拜师，还望仙人宽宥。”

昆仑接天，高不可攀。雪地里的少年理会不得被广成子收于门下是何种荣幸，他所求的，只不过是能为那个曾将他从荒野里捡起的怀抱伤心一晚罢了。

广成子默许了他这小小的执着。待他朝向庙内长长叩首之后，仙人长袍漫卷招来仙鹤，带他直上昆仑。

玉虚宫前羽冠林立，一时肃然。广成子足不践尘，一名童子趋前敬献拂尘，众人齐声赞和道：“恭迎掌教。”

殷郊翻身跳下仙鹤，摸了摸那洁白羽毛，仙鹤振翅而飞。他心里打鼓，只是默默跟在广成子身后，众仙人垂首而立，连看都不曾看殷郊一眼。

沿着白玉阶行至一处宏阔殿宇之前，仙人琼阁果真吞云吐霓，气象万千。一名高冠长须的仙人迎上来，见到殷郊眸色微变。与广成子见过礼后，又深深看了殷郊一眼。

广成子命殷郊上前见礼：“此乃我师弟玉鼎真人，等日后行过拜师礼，你该改口称师叔。”殷郊依言拜见。玉鼎真人虚扶一回，命他不必多礼。

殷郊尚且不知仙人都能传音入密，只是傻傻站了半晌，见二位仙长立于檐下，默然对视，不发一言，心中也不禁好奇，又料想神仙心死神活，这大约也是什么法门吧？

正胡思乱想之际，广成子转身淡淡对他道：“你如今凡人之躯，难耐昆仑风雪，今日便早些休息。”

一扬拂尘，玉阶之下现出一名青衣道童，对殷郊恭顺道：“小郎君，请随我来。”

一路踏月步风，越走越是荒僻。枯草野藤，乱石堆叠，与前殿森然庄严之气大有不同。殷郊抱了抱手臂，仰头望见疏朗星子，这才长长吐出一口气来。

他毕竟只是个十四岁的少年。

青衣道童悄无声息在前引路，殷郊亦步亦趋，心里一时是乱一时是空。青衣道童立在石阶之前，推开木门，门扉发出令人牙酸的吱呀之声。

殷郊猛地回神，有什么东西从他眼前滑过，扑一声落在他脚边。

明月如霜，他看清了那是一朵木芙蓉花。殷如碧血，清艳无双。

他正待去捡，青衣道童插口道：“小郎君，进来吧。”

殷郊跨进小院，劈面便看见了那株木芙蓉。方才他一路行来，颇见了些梧桐、薜荔、篔簹、松柏之属，俱有仙气灵根，但在这绝艳的花树之前无不黯然失色。

眼前这木芙蓉得天独厚一般，仿佛要将天地的灵秀都占尽了，才能如此全情怒放。月光如醉，花开如血，美得几乎令人心生惊悸。

这不是该出现在神仙盛境的花树。养父教他临摹高士图册，画的是空谷幽兰与深山梅花，不会美到不祥。

清风过处，花叶簌簌。殷郊打了个喷嚏，被一朵木芙蓉花砸中。他俯身拈起，定定看了一会儿。

青衣小童道：“小郎君，师祖交代将这处院子拨给你。我已洒扫过了，若有短的缺的，使唤青鸾便好。”颌首与殷郊一揖，转眼隐去了。

殷郊闭了一闭眼睛，才确信他是走了。

他站在积满如水素光的寒庭之中，满地只剩花叶的影子。他出神地望着那些影子，突然想起小时候的月夜，养父抱了他坐在院子里，笑着指那些地上的树影，考他像什么字。说对一个，便塞一块梅子糖。

寒风淅淅，树摇叶落。须知人间的快乐何其短，而思念却如此漫长。

他面颊生寒，用手去摸，竟是满脸的泪水。

木芙蓉花接住他两滴眼泪，在月光里盈盈。

点起青灯，屋内一如他所想那般寒朴。好在殷翰林一生简素，殷郊并非娇生惯养长大，不以为苦。

盥洗架上的铜盆里盛着清水，榻上放着一领叠好的道袍。殷郊翻起桌上一只陶杯，将木芙蓉插进去，简单梳洗过，换下缟素，举灯走到架子前，想将来日要用的纸笔寻出来。

他在竹筐里找到了笔墨纸砚，昆仑清静无尘，砚台不曾积灰，那笔毫确是有些秃了的，看来曾有人在此处住过不短的时日。他关好竹筐，灯火烁烁，照出架子上一把五弦琴。

他摆好油灯，取琴细看。这琴形制古朴，不知流传了几世几年。他端详一回，只觉心中亲近，又想起殷翰林在家中拂过几次琴，只是未曾来得及教导他音律，一时伤感起来。

思及这是前任屋主所遗，不可擅动。踮起脚欲放回架上，目光扫到那琴尾镌刻的小字——他认出这是金石文中的“郊”字。养父对金石之文颇有造诣，他耳濡目染，亦能辨识些许。——倒与他名字相合，不知什么来历。

天机深深不可闻。他思量一回，倦意浓重。倒回榻上，一卷薄衾，闷头便睡。

梦里蹑风乘云，坠落浓稠雾海。他在迷雾之中步履维艰，一角白袍在他眼前闪动，忽明忽暗，转瞬湮没。他心中着急，想要追上前去，却被雾气绊住手脚，如何挣扎都只能看见那人缥缈背影，不由脱口喊道：“别走！”忽听得身后亦有人一声声喊道：“别走！”他悚然震动，回头望去，只见到一个素衣长发的影子。他举步转身，想瞧个分明——却见自己身上正是襟袍洁白。

醒来时口干舌燥。殷郊翻出另一个陶杯，倒些水一口气喝了。杯底露出花纹，他借晨曦微光举杯去看，袅娜清浅的几笔刻出一枝杨柳。他去看昨晚插花的杯底，却是干干净净，心中不禁生了疑窦。

来不及细想，门外名为青鸾的道童已来传话道：“小郎君，师祖有命：郎君丧服未除，这段时日便请郎君静心修养，定于三月之后甲子日行拜师之礼，为郎君授箓。从此青鸾也要称呼郎君一声师叔了。”

殷郊一时愣住：“我……是师叔？”他险些想喊青鸾师兄呢。

青鸾笑道：“我师尊出自广成子师祖座下，等郎君正式拜师，我自然要喊郎君一声师叔的。”

他见殷郊面色煞白，一副心思沉重的模样，倒没了昨日那老成持重的拘谨态度，执了殷郊手亲热道：“郎君初来昆仑，许多事需些时日才能懂得。我先带郎君去膳堂用饭，可好？”殷郊懵懵懂懂被他牵着，走了两炷香工夫，来到膳堂。昆仑弟子要做早课，此时早已饭毕，膳堂除了两个帮手的弟子别无他人。殷郊一时羞赧，还以为自己起得够早，没想到倒成了懒虫。

青鸾引他坐下，便有一年长道人奉上饭食。

苡菰饭，莼菜汤。那道人见到殷郊，愕然道：“师兄……？”

青鸾接口道：“师弟，你上次说的丹药之事我已知晓，午后你再来丹房找我一趟。”

那道人登时面露惊慌之色，连说几个“是”，低着头退下了。

殷郊胡乱用了膳，食不知味，心中疑虑更深——那道人分明是见到自己脱口喊出的“师兄”二字，青鸾为何故意岔开去？何况那人年长自己许多，自己与他素不相识，又怎的成了人家“师兄”？

饭后，青鸾陪着殷郊在玉虚宫附近走了一走，为他介绍各处殿宇楼阁来历，又说了说各位师祖与师叔伯的宗门渊源。昆仑山沉寂许久，广成子携诸位金仙再现尘寰，方有如今百兽朝拜、众鸟齐鸣、群芳争艳的热闹。

二人一路行至白云巅。此处天风浩荡，举目便是云涛。殷郊席地而坐，素衣深寒。他恍惚觉得，自己仿佛已在此处坐了百年。

青鸾为他搭上外衣，劝道：“郎君莫要着凉了。”

殷郊不惯被人侍候，即刻起身。余光瞥见那崖下似有两道身影交错起舞，就如……就如什么？他心中一痛，摇了摇头，定睛再看去，不过是两只仙鹤在松下交颈而眠落下的影子罢了。

如此走了一日，青鸾将他送回小院休息。其他昆仑弟子都住在东边的院落，此处住的唯他一人而已。

他坐在桌前，默了几首养父写过的青词。心中说不出的烦闷萧索，便去架子上翻书。多是些道家典籍与功法卷宗，他尚不能领悟。抽动最上层的册页时，掉出来几张纸笺。

他拿在手中略略一翻，纸上有两种笔迹，一者俊健，一者流丽，看来像是两个人往复的书简。都是平常言语，谈及的无非是寒凉饱暖与功法进度，均是寥寥数语。只有一张零零落落写了半首曲谱。

他看得入神，听到灯花一跳，才想到自己是在窥私，君子之所不取也。慌里慌张把纸笺都收好，夹在《道德经》里，重新放回架子上。捂住面颊，犹在发烫。

这屋子原来的主人，想必便是这二人中的一个吧？此处看来久无人居，却处处留有原主的痕迹，令殷郊颇感自己是个冒昧的闯入者。

此后，殷郊便不怎么去动那架子。

他从后山上拖回来一截木头，一面照着天工图册，一面回忆邻居李木匠的手法，试着自己磕磕绊绊打了个柜子。成品歪歪扭扭，连柜门都不大合得上，好赖有个样子。

左右他闲来无事，非道非俗，当给自己找些事情做。青鸾见到便笑：“郎君是个心灵手巧的。”殷郊摸摸鼻子，将青鸾给自己找来的新纸笔搁进去。

有了亲手做的东西在，殷郊方觉得心中笃定几分。

三月倏忽而过。殷郊除下丧服，披上道袍，拜入广成子门下。

他年纪虽轻，地位却尊荣。昆仑不缺天赋异禀的修道之士与各路神仙塞进来的亲眷门徒，见殷郊小小年纪得掌教青眼，认定他必定是天纵之才。明里暗里试探几次，发觉他聪敏颖悟不假，根骨却稀松平庸，日后过不过得了天雷劫都两说。

便又有人疑心他是哪位宗师巨擘的后人，殷郊只笑一笑道：“家父乃是致仕的翰林，并不敢高攀仙宗。”

青鸾帮着殷郊赶了几回硬缠着斗法的同门，恨恨道：“若使真君的哮天在此，定要把你们通通咬出去……”蓦地一顿，见殷郊看过来，话锋一转，笑眯眯道：“过两日便是玉虚宫道法盛会，昆仑子弟都要来的，到时不知有多热闹。我帮小师叔占个绝好的位置。”

殷郊长了两岁，个子又高了许多，道袍也要换新的。他画好衣裳样子，对青鸾道：“我若是站在前面，那些小师侄怕要在心里骂我呢。”

两人都笑起来。殷郊把纸样交给青鸾，让他去做新的道袍。青鸾围着殷郊转了几圈，咋舌道：“小师叔越发玉树临风了。”

殷郊看穿他心思：“好一番油嘴滑舌，是想让我帮你画新纸鸢吧？”

青鸾与他混熟了，露出嘻嘻哈哈的本性，涎着脸道：“这几日春风特好，女仙妹妹们都喜爱小师叔画的纸鸢呢！七夕画的团扇也好，眼下便有人来问能不能早定下的。”

殷郊之前为解闷画了些纸鸢、扇子之类，都被青鸾讨去送了人，不料在众女仙和女弟子之中引为一时风尚。

他去白云巅练剑，还遇到几回在他跟前扔帕子绢花的，更有甚者直接扔灵宝，闹得他脸红不已。

只是不好推脱。

那些天际遨游的纸鸢，寄托着最隐秘婉转的少女心思。即便在神仙的漫长生涯里，也不过是短短数载的恩许。她们下山之后，或恪尽职守位列仙班，或入世历练除魔卫道。千百年后一朝梦回，想到春风里曾经飞扬过的纸鸢，或许能再换她们一个笑容吧？

她们喜欢，殷郊便画，哪怕同门对他多有微词。

春风既起，便应只许我满堂花醉、春柳三千，不是么？

殷郊想不到的是，春风里还会劈来一道金鞭。

这一日正是昆仑盛会，他去玉虚宫露了一面，混在人群中敬拜过祖师，觑了个时机悄然退开。白云巅眼下无人打扰，正宜练剑。他匆匆往小院赶，一抹灰白影子如电般从他身旁蹿过，几下纵跃就从院墙翻了进去。

殷郊追入院中，只见木芙蓉花叶飒飒，一头毛色灰白的灵貂正在枝杈间追逐小雀，磨牙霍霍，惊得雀儿上下翻飞。

这麻雀与殷郊是熟识，殷郊读书作画时，它常在窗前歪头歪脑蹦跳。殷郊有心救它，以指凝气，去赶那灵貂。那貂儿大约是某位仙人豢养的灵宠，毫不惧人，仍旧紧追小雀不放，身子一探，一口咬住雀儿细瘦的指爪，小雀哀鸣不已，震落花叶无数。

殷郊足尖一点，飞身跃上树枝，要去捉那不听话的灵貂。貂儿松开小雀，对他龇出尖牙，殷郊趁机将那麻雀轻轻拢在掌中。正待制服灵貂，劈空一道裂帛之声，尚未来得及反应，便被金鞭缠住腰肢。他猛然间从枝头被拽落倒地，狼狈非常。

殷郊跌得晕头转向，不由咳了两声，抬头去看偷袭的是谁。此时枝头作怪的灵貂不知为何惊叫一声，化作清风逃之夭夭。满树木芙蓉纷纷摇落，简直要将殷郊埋住。

他勉强睁开眼睛，对上一双琉璃般剔透的双眼。

眼前这人木簪束发，素衣寂寂，一张脸如昆仑冷玉洁净无暇，而落在自己身上的凝定视线却有如春冰将泮，让他错觉这人眸中隐隐有泪光。再细看，不过夕光照透瞳仁留下的残影而已。

殷郊摔得不轻，忍不住又是一阵呛咳。那人如梦初醒，一抬手，束缚住殷郊的金鞭如灵蛇钻入他的大袖之中。殷郊筋酸骨麻，痛嘶一声，正要坐起，却被拉了起来，揽入一个用尽全力的拥抱。

他如落入陷阱的鸟兽般僵住，屏住呼吸，不敢动弹。这人的怀抱寒凉，跟殷郊血肉之躯的温热不同，透过相贴的肌肤，他甚至能感觉到这人浑身在细细发颤。

殷郊呆呆被他抱住，竟也忘了反抗。心底如同笃定般确信，这人大约是没有恶意的。殷郊的下颌贴在他的肩窝，嗅到这人黑发上松风与月光的味道，心腔不知为何酸软得一塌糊涂，几乎要落下泪来。

他听见那人低低在他耳边说话，好似秋雨落古井：“你愿回来……真好。”

被殷郊拢在掌中的小雀哀叫几声。殷郊回过神，发觉二人姿势实在尴尬，想要推开，那人倒是先松了手。

殷郊摊开手掌，小雀在他掌中奄奄一息，他根基有限，疗灵术只是学了皮毛，求助般望向静立一旁的那人。

那人从他手中接过受伤的小雀，捏出法诀，灵光一闪。片刻后，小雀扑扇了几下翅膀，完复如初。绕着二人飞舞了两圈，这才飞出庭院去了。

殷郊对那人拱手一礼，感激道：“多谢仙君相救。”

那人怔忡一瞬，低道：“你……叫我仙君？”

殷郊一愣，这才敢正眼去看眼前这人。

面如冠玉，额生天眼，神尊清贵，恩泽世间。他忆起弥天风雪里那令他念念不忘的黄袍金甲少年郎，那个名字曾以笔墨萦绕他稚幼的指尖，如今再度说出却仿佛隔世经年。

“殷郊冒昧，二郎真君见谅。”他重又敛袂行礼，话说得诚恳，“久闻师兄之名，今日得见，殷郊之幸。”

杨戩没有说话，只静静看着他。殷郊低着头，心内忐忑——我是说错什么惹师兄不快了么？

静立半晌，他终于听见这三界称名的真君开了尊口问他：“我方才……那般举动，你也不问我缘由么？”

殷郊面上发烫，只觉心里被人硬塞进一团乱麻，硬着头皮道：“想是师兄将我认错成故人了。”

他初入昆仑便察觉诸位尊长对他确乎另眼相看，青鸾有意敷衍，总是支支吾吾。他只好一条条列出疑窦，青鸾遮掩不住才同他摊牌：“师祖座下曾收过一位大弟子，单名也是一个‘郊’字。他触犯天条，身陨神消，昆仑中人都忌讳提起。我听山上的老人说，你与他同名同姓，长相又肖似，我猜师祖这才偏爱于你的。小师叔，你可千万不能说是我告诉你的，我不想去丹房劈三年柴！”

原来这世间还有过另一个“殷郊”。那古琴上的刻字，应当是出自他手吧？他住的小院，从前便是这位师兄的居所吧？

殷郊襟怀坦荡，性子疏阔，既已得到答案，便不再深究。二郎真君想来与他那位无缘谋面的师兄曾有同窗之谊，乍一见他，认错也是有的。

他自觉这解释完满，便刻意不去想为何方才那拥抱会令他心跳都为之停顿。这一生的若有所失，都在这样一个称不上温暖的怀抱里得到了圆满。

偶开天眼觑红尘。他亦是被真君慈悯怜照的凡人。

杨戩缓缓重复了他话中的“故人”二字，伸出手掌，接住了风中一朵落花。轻轻笼住，又放开，忽问道：“那你为何也叫殷郊？”

殷郊腹诽，这名字难不成只准一人用么？正色道：“家父姓殷，他说我生于荒野草露之间，因此取名一个‘郊’字。”

杨戩沉吟一刻，又问：“你何时上山的？”

殷郊道：“我十四岁被师尊带上昆仑，如今也有两年了。”

一条红绫从墙外破空而来，缠住木芙蓉花树。莲花童子，踏风而来，扯住混天绫轻巧落在杨戩面前，拍打着纷落的花雨，兀自抱怨：“师兄，你跑得倒快！师伯他们正找你呢……”转头看见殷郊，讶然睁大了双眼。混天绫如有感应，无风自动，缠上殷郊双肩。

哪吒一把扑到殷郊身上，一手勾住他脖子，一手去掐他脸颊：“小师弟，你活啦！”

殷郊莫名其妙，又不能贸然甩开，脸颊被掐得生疼，连声呼痛。哪吒眉开眼笑，扭头冲杨戩道：“会疼，是真的！”

杨戩温声道：“哪吒，放开小师弟。”

哪吒松开手跳下地，一转眼珠，笑嘻嘻道：“行吧，让你先抱！”

他伸手一牵混天绫，殷郊被带着往前几步，正与杨戩面对面，四目交接，鼻息相闻。殷郊耳朵轰然一红，偏过头不敢再看。

“哪吒，不要胡闹。”杨戩沉声，断金截玉一般，略一抬手，解去殷郊手臂上缠缚的混天绫，对他微微颌首，“殷郊师弟，我久未回昆仑，将你误作贼寇，望师弟见谅。”

殷郊揉着手臂，摇了摇头，未来得及说些什么，哪吒烈火般的性子先烧了起来：“师兄，你这是做什么！好不容易找到小师弟……”

殷郊忽而道：“哪吒师兄……我大约不是你口中那位‘小师弟’殷郊。”

哪吒睁圆了虎目，凌厉目光射在殷郊脸上，将他从头到脚打量个遍，一字字道：“你就是我的小师弟。”

他猝然出手，扯开殷郊衣襟，那秀挺的脖子上，宛然一圈殷红血痕。哪吒弯了弯双眼，得意道：“你还说不是我小师弟！”

殷郊也动了几分怒意，只是不好发作，遂掩了衣襟，语气微冷：“这是我生来便有的胎记。”

哪吒还要再争，杨戩的手轻轻落在他头顶，同他在脑海中传音：“师弟，莫再说了。”

“可是他……”

哪吒满心委屈，却见杨戩垂目，双颊苍冷，一时哽住。只得一跺脚，背过身不说话了。

“诸位师叔都在此处，倒叫青鸾好找。”青鸾笑着从门扉后探出身子，一揖倒地。

“好你个秃尾巴小鸟，躲在这里看戏是不是？！”哪吒一甩混天绫，将青鸾拽到跟前，“说，你们是如何诓骗我小师弟的！”

青鸾忙道：“师侄不敢。小师叔年方十六，乃是广成子师祖亲下昆仑接来的，这事儿您随便去问昆仑弟子，人人都能作证。其余青鸾一概不知。”

“好好好。”哪吒瞪了一眼青鸾，吓得他直缩脖子，又狐疑着将殷郊看了好几眼，“我去问师伯他们要个说法。”

转身要走，被杨戩扯住脖子后的衣领，哪吒扭头怒道：“放开！”

杨戩道：“他并非太子殷郊。”

哪吒顿住，不肯回头：“他明明就是！”

杨戩摸了摸他的脖子：“可他还是我们的小师弟。”

哪吒吸了吸鼻子，斩钉截铁：“我、不、认。”

杨戩一怔，哪吒甩开他的手，疾风一样去了。

青鸾见状圆场道：“杨戩师叔，广成子师祖有请，请跟我来。”

杨戩点头，转身去看殷郊。

殷郊默然立在原地，夕照落在他脚边，花影斑驳。是了，便连这花树都是那个人栽种的吧。人人都在透过他的影子看另一个人，他想那人大约是极好的，才有这么多人同他亲厚。即便死去多年，他们也盼他魂兮归来。

殷郊，殷郊，他在心里翻来覆去念这个名字——殷郊太子，有人一直放你不下。

白玉似的指尖贴上他的衣襟。殷郊没有躲开，他低着头，任杨戩替他熨帖地整理好衣领，耐心将他不听话的长发拢到背后。

“哪吒他有口无心，你别在意。”杨戩的手指滑过他素朴的衣领，在他颈侧虚虚停留一瞬，收了回去，“我见到你……是很欢喜的。”

殷郊抬起漆黑眼眸望他。

杨戩笑了笑，烟霞失色。他转身而去，青鸾急急跟上。

殷郊站在满地红雨之中，静静听着自己突然鼓噪起来的心跳。

玉虚宫静室内，杨戩对着广成子与玉鼎真人遥遥一拜。

广成子开门见山：“见过他了？”

杨戩俯首道：“是。”

广成子道：“他已再世为人，不再是殷商太子。前尘夙怨尽成空，你还要将他卷入因果么？”

杨戩缓缓直起身，目光不偏不倚望向掌教：“若真一切成空，何苦用虚名牵绊他？师伯将他送到殷家抚养，为他留下这个名字，又是作何打算？”

玉鼎真人道：“戩儿，不得无礼。”

广成子遥望跪在阶下的杨戩，长长一叹：“若是不为他留下这个名字，你怕是永远不肯善罢甘休。”

殷郊被剔除仙骨之日，杨戩裂出一缕神识，追寻殷郊残魂而去。生生世世轮回苦海，那神识都缠绕在殷郊骨血深处，永不分离。

只是杨戩不知，天尊为免他重蹈殷郊覆辙，曾给殷郊残魂下过禁制，哪怕杨戩以自身神识为凭，仍旧是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两处微茫不得见。

殷郊做满三世善人，天尊召他魂魄相见，淡金神识始终萦绕不去。

天尊道一声：“痴儿。”遂命广成子下山，将这一世的殷郊托付累世修行的好人抚养，恢复他名姓。待十四年后，重上昆仑。

“多谢天尊垂怜。”杨戩诚心再拜，额头贴在冷玉之上，久久不起，如同人间最虔诚的信徒。

“他如今前尘尽忘，根骨已毁。天尊本意是留他在昆仑教养，日后若要下山入世便由他，留在山中修道虽则难再登仙，修个长生也不难。”广成子道，“一念为执，如覆鹿寻蕉。殷郊如此，你亦如此。”

玉鼎真人看向他那已在天庭高居万人之上的徒儿，叹息道：“戩儿，待殷郊筑基之后，你须取回神识。天尊知晓这一世你与他避无可避，只是他历尽劫难才修来这一生。你，便还他一个清净圆满吧。”

杨戩顿首长拜，不发一言。

殷郊在昆仑对杨戩自然多有耳闻。

灌口二郎，丰神如玉。天帝嫡亲的外甥，天庭最炙手可热的仙君，无心无情的司法天神。

三尖两刃枪杀得三界胆寒，额上天眼照得神仙侧目。

而殷郊想起他，却满心都是熏风染月的黑发和白玉一般的指尖。

他没有想到自己能那么快便和杨戩再相见。

杨戩这回束了冠，穿袍着甲，应是从公务中抽身而来，仓促之中仍见摘星射日之姿。就那样站在寒庭之中，对他笑：“师弟，别来无恙。”

殷郊不由自主走到他面前，却愣愣说不出一句话。

杨戩看着他：“师伯命我来与师弟切磋法术，还请师弟指教。”

其实他怎敢指教二郎真君呢？名为切磋，实则都是杨戩手把手在教他法术。殷郊知道自己根基不比山上的其他弟子，更是加倍用心。杨戩看他第三次还是没能用御剑术让剑飞起来，便执了那剑，对满面通红的殷郊道：“师弟，我们去崖上练剑吧。”

云气浩荡，天风吹衣。殷郊望着杨戩舞了一回剑，起初还有心记忆剑招，只是那剑影人影渐迷人眼，慢慢便连风都静了，天地间唯有这一人一剑而已。

杨戩收剑，倒转剑身，将长剑递到他手里，目光殷殷。这套剑招他原本娴熟于心，只是被杨戩看着，脑子便空了，施展出来不伦不类。

一套舞罢，他心中懊丧。平白想到，若是从前那一个殷郊，想必不会令师兄失望吧？

杨戩却没有说什么，只是捋顺他肩背手肘，为他点拨关节。殷郊忍住沮丧，提起气来，依着杨戩的点拨重试一次，果然顺畅无碍。一连三遍，渐悟剑法之精妙所在。最后一次收招，抬眼笑望杨戩：“师兄，果真如你所言。”

杨戩微笑，取出一方帕子，让殷郊拭去额间薄汗。殷郊握住那鲛丝织就的帕子，想到曾经那些掷向他的情帕，双颊泛起红潮，杨戩关切道：“可是累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殷郊心虚。躲闪的眼神瞟见那松下白鹤正冲他扬起脖子，似在嗤笑。

他拉着杨戩走远一些，鼓足勇气：“我笨，剑学得不好。下次师兄来，再考我御剑术吧！”

杨戩握了握他的手，道：“你不笨的。”

仙骨被剔，形同废人。殷郊尚能有如此进境，真不知暗地里下了多少功夫。从前他教导殷郊修习道法的时光，便如崖外云海变幻，一时涌到眼前。烟霞散尽，只余面前那双灼灼望向他的眼睛。

他必须要走了。

殷郊将他送下白云巅，踌躇许久才说：“师兄，春风起了，我给你画纸鸢好不好？”你还要再来啊。这一句殷郊没能说出口，真君是三界的真君，不是他一个人的师兄。杨戩想起那日相逢烟波之上，他第一次见殷郊笑，春水波心荡。

殷郊说：“可师兄是什么都有了。”

——不是那样的。

他转身看向殷郊，笑意柔和：“那，师弟要替我画一只最精彩的。”

“一定！”

殷郊重重点头，笑了开去，酒窝深深。

新的春衫做好了，殷郊舍不得穿，仍穿着旧衣。扎竹绷子，裁青藤纸，寻来五色的颜料，他坐在院中苦思冥想，每每要下笔，想一想又摇摇头，收回手支在下巴颏上。

春阳和煦，他把屋里的书都搬到院里，一本本摊开来晒。那架古琴也擦干净了，搁在廊檐下的长凳上见见天光。

木芙蓉的花叶沙沙响，一朵落花坠在摊开的书页上。殷郊怕花汁染污书页，匆忙捡起落花。捧起书瞧了瞧，是前阵子青鸾送来的《诗经》。

说也奇怪，其他昆仑弟子都专心修道之法，广成子师尊却命他博采众长。青鸾送来的书里不光有道门秘藏，也有人间圣贤书，便是佛祖经卷亦有几册。青鸾嘻嘻笑道：“小师叔权当解闷吧。”从书箱最底层又掏出几本册页，画花鸟的，山水的，神仙高士的，他一瞧便入了迷。

《诗经》他是读过的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，嘒彼小星三五在东，美是美的，只是离得他远。那被落花砸中的一页上，一字一句却撞进他心里。

——皎皎白驹，在彼空谷。生刍一束，其人如玉。

是啊，皎皎白驹，其人如玉。

他一下子蹦起来，等不及冲回屋里，索性抖开藤纸铺在地上，埋头便画。

杨柳郁郁，落花浅浅。光亮皎洁的白马，在春日的深谷里答答跑过。它不必去驰骋千里，追逐水草，我会用春天最鲜嫩的青草留住它。

一气呵成。殷郊扔了画笔，将画看了几遍，晾在古琴上。转身跑到木芙蓉前，将手掌贴在树干上，仰头道：“多谢你！”

“多谢它什么？”

殷郊回头，面上登时有了神采：“师兄！”

杨戩墨发白衣，牵着哮天倚在门边。

他几步奔过去，眼里亮晶晶的：“我要谢这树替我选了一首最好的诗！”

哮天见到殷郊，欢叫两声，直扑他怀里，将殷郊撞了个趔趄。

殷郊笑着拥住哮天，摸它耳根：“你是哮天，对么？久仰大名。”

哮天汪了一声，伸出鼻子嗅殷郊的脖子，将那威风凛凛的头颅埋在殷郊胸口。

杨戩踱步而来，环顾满地摊开的书册，问道：“师弟这是在做什么？”

“日头好，便把书都拿出来晒一晒。”殷郊将落在哮天背上的落花摘掉，牵它绕过那些摊开的书，“师兄，我练御剑术给你瞧瞧。”

杨戩笑道：“不急。你不是说好要给我画纸鸢么？”

殷郊挠挠头，目光往那琴上一瞥，难为情道：“没料到师兄来得这般早。画是画好了，还没绷到架子上呢。”

杨戩道：“不妨，我同你一起。”

他去取晾到半干的画，见到底下古琴，愣了一愣。

“师兄会弹琴么？”殷郊问。

杨戩轻轻拂过丝弦：“我只会五行音杀之术，算不得会弹琴。”

殷郊低低问道：“这琴……是先前那位师兄的……他的琴弹得很好吧？”

杨戩自然明白他在问谁，只淡淡笑道：“我没听过他弹琴。”

殷郊自觉问了不该问的话，低下头道：“对不起。”

“对不起什么？”杨戩摸摸他头发，“不是说要做纸鸢么？那便快些吧。”

殷郊嗯了一声，跑去将绷好的架子拿过来。

杨戩端详一阵那画，双眸泛起笑意，取了笔来，在画上添了两句：“毋金玉尔音，而有遐

心。”

——请不要吝惜你的音信，而对我生了疏远之心。

殷郊见了那墨迹淋漓的两句诗，仿佛心思被看穿，只是低着头坐在台阶上，丈量好纸张尺寸，一点点展平绷到竹架上。

杨戩见他十指翻飞，做得娴熟细致，微微染红的耳廓在阳光下仿若透明一般。

这样的殷郊，更适合坐在梨花院落里写字，作画，读书，舞剑吧？若是他愿意，那便斗鸡走马过一生，天地兴亡两不知。他该为青梅竹马的女孩子做纸鸢，画些春花秋草，蜻蜓蛱蝶，将情思高高放到红墙外。

可他舍不得他画的小马驹啊。

断尽了天地的公道，断不了这百转千回一点私心。

他们在骀荡的春风里将纸鸢放起。长空如洗，上下一碧。小马驹仿佛活了过来，在云间悠闲漫步，啃食白云，啜饮清风。比昆仑山巅飞起的所有纸鸢都更加高，更加远。

殷郊将线轴交到杨戩手中。他捏了个剑诀，于灵光中幻出长剑，满心期盼地望着杨戩：“师兄，你看。”他跳到剑上，向杨戩伸出手。

杨戩心头一跳，线轴脱手，转眼被乘风飘举的纸鸢给拖走。殷郊喊一声小心，御剑而行，将那线轴抢在手中，收好了线，才从长剑上跃下。

“师兄是在考我么？”

殷郊收了剑。他的御剑术这段时间已突飞猛进，只是心中仍不太有把握，好在方才情急之下仍是稳稳当当的。

杨戩看向眼前少年那马驹般温驯漂亮的眼睛，那里面闪烁着熠熠的生之神采，找不出一丝悲哀的余烬。

原来你真是这样的好。好到若是令你想起一星半点的苦痛沉沦，我都要怪罪自己。

杨戩来的日子，殷郊总会将小院打扫得格外干净。二郎真君公务繁忙，什么时候来没个定准。殷郊在院子里练功，见纸鹤飞来窗前，便知杨戩要来了。

这样的日子，四年之中满打满算也不过二十九回，可他知晓这已是杨戩所有的闲暇了。

他在等待中，将自己雕琢成了昆仑年轻一辈弟子里最出类拔萃的一个。连几位师叔都当着他的面感叹道：“以你的悟性，若不是根骨所限，本应有更大作为。”

听闻渡过天雷劫便有重铸根基的机会，殷郊早已在心底做下决定。

不求长生登仙，但求……能离你更近一些。

杨戩已有半年没来看他。听闻人间改朝换代，奸佞当道，妖邪作祟，杨戩亲带梅山兄弟前去平妖。等到再传消息来，是杨戩邀他一同去贺西天法会。

只要能和师兄在一起，做什么都好。

殷郊将那纸鹤摆到架子上，拨亮青灯，接着去刻玉杯。下次师兄来，便能用昆仑的冷玉杯喝茶了。

西天的法会他还是第一次去，师兄让他采些香花做供奉便好。殷郊采了两朵木芙蓉，又觉不妥，于是用新描的祖师画像从惧留孙师叔的徒弟那里换来一盆瑞兰。两朵木芙蓉便被他揣进衣襟里。

杨戩代表天帝来贺，轻袍缓带，如峨峨玉山。殷郊用玉环将长发束起，一身水合袍，手捧瑞兰而来。诸位菩萨、罗汉、使者多有与他点头致意的，殷郊一一回礼。

杨戩见他已能凌风驾云，风姿神秀，宛然仙人。殷郊二十岁了，在人间是加冠的年纪，从此天高海阔，余生便要由他自己做主了。

殷郊喊了一声师兄，也不多说话，只是将杨戩看着。

杨戩道：“上一次你不是说读《长寿王本生》有不明之处么？今日佛祖正要演说《六度集经》。”

殷郊笑道：“那都是三年之前的事情了，师兄怎的还记得？”

你的事，我总不会忘的。

杨戩问：“难不成你已有新的领悟了么？”

他们缀在众人身后，慢慢往法坛走去。

“领悟谈不上。我原是不懂为何太子长生为报父仇隐忍多年，却在最后关头放过了贪王。佛祖说，放下即是慈悲。可滔天之恨，说放便能放下么？若能轻易放下，那先前的切肤之爱

又算什么？再说下去，徒留虚花之悟罢了。”殷郊面容沉静，语声缓缓，“我想，太子长生不杀贪王，大约是因为他对贪王之情，也并非虚假吧。是爱是恨，苦乐自当，也不是说忘便能忘得了的。”

他见杨戩不语，扯了扯师兄袖角，轻声道：“我胡说的。不敢让佛祖听见。”

杨戩久久凝定看他，终于只是勾了勾唇角：“佛祖遍闻三千大千世界，你可要小心了。”

正说话间，钟鼓丝弦俱奏，天雨香花一齐飘散。这是佛祖要开坛讲法了。

杨戩拉了殷郊快走几步，跟上捧着七宝和乐器的天女们。

一只蓝羽彩尾的鸟儿绕着他们飞了几匝，落在殷郊肩头。歪头看了看殷郊，从他衣襟中啄出一朵木芙蓉，衔着花振翅飞走了。那鸟儿在一众天女之中落下，化成高鬟广髻的天女，身披璎珞，背生双翅。

她回头朝二人略略点头，笑了一笑，将那木芙蓉花放在掌中的金盘之上，与诸位天女一齐走入了霞光瑞彩之中，再看不见了。

她有一张美丽敦睦的面容。隔世相望，留存的便是这点头的缘分。

殷郊将手贴在胸口，遥遥一礼。剩下的那朵木芙蓉花在他胸前化作丝丝流光，星星点点，散入云霓，去酿人间第一场春雨了。

杨戩去找广成子：“让殷郊下山去吧。”

广成子手挥拂尘，垂目道：“他已铁了心要受天雷劫。”

“他仙骨尽毁，受不住的。”杨戩道，“师伯为他指一处道场，打发他走，留他一命。”

广成子叹道：“你这话晚说了四年。殷郊不为长生，为的是你。”

“杨戩知错。”一世傲骨的仙君下拜叩首，“惟求师伯垂顾殷郊。”

“我只能劝，不能阻。要殷郊死心，你当知如何去做。”广成子道，“我会为他寻一处洞天福地修行，今后便是修不成长生，亦可保他数百年的清净逍遥。”

杨戩默了一默，听见清寂的静室内回荡着自己的声音：“杨戩明白。”

天劫之日将近，殷郊将这六年来所学功法一一默过，又将小院细细打扫了一遍。他没有告诉杨戩要历劫之事，不想师兄为他多挂心。

而杨戩如初见那样，站在庭院花树之下。

殷郊笑道：“师兄怎么不传纸鹤给我？”

杨戩劈面便问：“你要去历天雷劫？”

殷郊知道瞒不住，点了点头：“我根骨不佳，若要再有所成，只能历劫重铸根基。”

他见杨戩面如霜雪，心知师兄是为他忧心，故作轻松道：“师兄不必为我挂怀，师尊都说我是弟子中的翘楚，又有昆仑仙气护持，天雷劫未必奈何得了我。”

“你不是他。便是你历劫成仙，他也回不来了。”杨戩冷冷道，“何必呢？”

他拖住木然的殷郊，带他进屋。袍袖轻扬，将那被殷郊收藏的信笺卷出，摊开在桌上。

“这一字一句，俱是他当年在昆仑学艺之时，我与他之间的往来。”杨戩一贯平静如深湖的眼里掩不住寥落千年的悲伤，“我与他同住此处，形影不离。他曾生过一场大病，我虽是神仙，却手脚笨拙，不知怎么照顾他才好，只会握着他的手，想叫他不要那般难受。从那时起，我便知道我永远放不下他了。”

殷郊听他一派苍凉语调，鼻腔一酸，讷讷道：“师兄，我……”

“他为母亲犯下天条，我救不了他。天尊垂怜，为他挽住一缕残魂，再入轮回。我答应过他，便是上穷碧落下黄泉，我也要找到他。”

杨戩缓缓说着，将目光落在殷郊脸上。

殷郊脸上血色一时褪得干干净净，摇头道：“不……”

杨戩道：“你便是他的转世。可，你不是他。”

殷郊红了眼眶，强忍住泪水，执着于求一个答案：“师兄待我这样好……你对我并非无情，也不全然为他，是么？”

杨戩深深看他，眼前的殷郊已长到从前他与他初识的年纪。白衣的太子英姿勃发，与如今风仪俊朗的青年在岁月两端交映，用同一双含泪的眼睛击碎了他硬起的心肠。

“你很好，我……骗不了我的心。”杨戩道，“只是他太苦了，我得陪着他。”

杨戩回到天庭，杀伐决断，赏罚分明。一众噤若寒蝉的神仙找到天帝，求他让外甥收了神

通吧。天帝也很头疼：“你们看他像听寡人的么？如今连寡人都怕他三分啊！”

天庭君臣不由感叹，当初若是不把殷郊太岁打入轮回，这天庭怕还有真君能顾念三分的人。说起来，殷郊太岁之事，如今看来法虽不赦，情有可原，完全到不了剔仙骨的程度嘛。

哪吒翻了翻眼睛，懒得同他们嚼舌根。一抖混天绫，翻进司法天神府邸的窗户，劈手夺了杨戩手上的公文奏报。

哪吒扫了一眼，大皱眉头道：“这写的都是什么呀？”

杨戩将奏报从他手里抽出，写了批结，淡然道：“看最后一段就行了。”

哪吒要去抢他的笔，被杨戩躲开。哪吒插着手道：“行啊，本来还想告诉你一声小师弟的事情，现在我不乐意说了。”

杨戩淡淡道：“你不是不认他么？”

哪吒噎住，跳到桌子上坐下：“谁说我不认了？他是我小师弟如假包换转世托生的，还知道我爱吃栗子和松子，我俩早和好了。”

杨戩抬眼看哪吒，好一会儿重新低下头去写字，急得哪吒又跳到地上，嚷道：“倒是你！跟小师弟说什么你啊他啊前生啊后世啊，殷郊就是殷郊，从始至终就那一个殷郊！”

杨戩的朱笔在纸上一顿。

“我知道。”

从头到尾就只得一个殷郊。白衣英武的太子，愤恨滔天的战士，沉寂枯索的太岁，明亮耀眼的少年……都是殷郊。是他心里眼里千百年都放不下的影子。

“知道你还说什么胡话！”哪吒怒道，“你知不知道小师弟被你气得去受了天雷劫，现在还没醒过来呢！”

朱砂在藤纸上拖出一道长而狰狞的红痕。

“他们为何不拦住他！”杨戩怔怔道，“我以为他从此……”

从此能得清净圆满的一生啊。

哪吒不耐，微讽道：“你以为什么啊？做了几千年神仙做傻了是不是！”

他正要再骂几句，杨戩已遁入虚空。

叽里咕噜一串话梗在喉头，于是抓过笔在那不知所云的公文奏报上批了三个字：“大傻瓜”。

哪吒骗了他。

殷郊并未因为历劫昏迷不醒，他甚至不在昆仑山上。

广成子道：“你那神识替他挡去一劫，保住他神魂不散，也是该有这一番因果。如今他重铸了仙骨，只是不愿登天界名册，下山游历做散仙去了。”

杨戩拜别师伯，回到灌口真君庙。

殷郊送他三十次的莲花开谢，如今是最后一次了。

他在殿前的莲池里看过红莲开谢。夜风冷冷，吹落残荷，一头红鲤叼去莲瓣，悄悄潜落池底。

杨戩跨入殿内。今夜大殿悄寂，唯有烛火静静燃烧。

素衣长发的青年立在他神像之下，转过身来。

他戴着傩戏面具，面如冠玉，剑眉星目，额上天眼一抹红。

青年振了振衣，朗声道：“我乃二郎显圣真君，你是何人？”

杨戩慢慢走向他，那青年袍袖挥舞之间，一方面具覆在杨戩脸上。

那青年又道：“哦，蓝面獠牙，想必阁下定是太岁星君殷郊了。”

杨戩伸手去摸那面具。

那一年正月初七，火树银花，鱼龙迤逦。沧江静流，送走明月。他们许诺碧落黄泉，生死相寻。

——那是一句多么沉重的情话。

“小师弟，我已等了你太久啦。”那青年长长叹道，“久到我心里只有苦，没有蜜。”

晚风轻轻吹拂着二人衣袍，千年岁月不过袖间一段苍绿。

“可你把一切都忘了。我盼着你想起，又怕你真的想起。”青年一步步走过来，“你甚至要为我重铸仙骨，可我毕生所愿，只是你能好好活着。”

终于避无可避。

杨戩张了张口，才找回自己的声音：“师兄，你真是个刚愎自用的傻瓜。”

青年点头道：“骂得好，你且多骂几句。”

杨戩一把抱住了他。

青年抱怨道：“师弟，你作弊。”

杨戩松开手，将二人脸上面具都摘了。

殷郊转开眼睛，道：“我还生师兄的气呢。”

杨戩牵着他的手，指向那鲜衣怒马的神像：“好，那你骂他，我帮你。”

殷郊笑出声：“先存着，等小师兄来了，必定有一顿好骂。”

殿外不知何处响起窸窣窸窣的人声：“我就说他俩肯定能和好！”“是我出的主意好不好，那金丝糖归我！”“别吵了，咱们先把被褥收拾出来……”

殷郊拉了杨戩，悄声在他耳边道：“快走。”

两人随风化形，来到江边。

殷郊一声呼哨，唤出白龙。

杨戩讶然道：“你想起来了……”

殷郊摸着龙角，笑道：“我若是再想不起来，你那为我挡了劫的神识岂不委屈。”

想到了什么，又担忧殷郊望向杨戩：“你没了神识，可对你本身无碍么？”

杨戩道：“不碍的，我做无心无情的司法天神已做到了极致，也到了该请辞的时候。”

“我在人间时，听说人若是斩首而死，来生总有怅然若失之感。可我和你在一起，却觉得十分圆满。”殷郊握住了杨戩的手，“你的神识已融进我骨血之中，所以你跟我在一起，一定也要欢欢喜喜，好么？”

杨戩记起的都是从前，目光如江河宁静：“还记得我们曾说过要一同来看红叶么？我后来一个人来看过，很美。想着你若在该多好。”

殷郊笑道：“那今年罚你不准比我先看到。”

“你还答应为我抚琴。”杨戩道。

“这我可不记得。”殷郊挑起眉毛，笑得很狡猾，“师兄何不早说？我之前在你面前总是携着琴走来走去，你当我是为好玩的么？”

千江有月，万籁无声。

殷郊看了看月亮，手中灵光闪过，一朵红莲在他掌上亭亭。

“我的法力目前只能如此，送不了你满池红莲了。”殷郊将红莲拖到杨戩面前，“不过一朵还是能做到的，师兄且收下吧！”

六月二十六，确乎是他生辰。郎君绝艳，红莲为伴。

殷郊从袖中取出两个杯子。一只泛着白玉冷光，乃是他精心雕琢的玉杯；另一只粗粝古朴，杯底却刻着袅娜的杨柳。

“我没有别的好送你。这两个杯子，算是我下聘吧。”殷郊笑道，“这陶杯是我从前为你烧的，不太像样，想来想去，便刻了这株杨柳。可惜你只用它喝过两回茶，咱们便下山去了。”

他看着杨戩的眼睛，真诚地、一字一字道：

“如今物归原主，——唯盼杨君留顾。”

从此岁岁年年，看人间化鹤，昆仑凤舞。

莲华荣枯三千载，鸾珮相逢芙蓉陌。

END.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